



下

沉醉何欢凉

CHENZUI
HEHUANLIANG
纳兰静语 著
NALANJINGYU
WORKS

人们伤心，不是因为爱情结束了，
而是因为当一切都结束了，爱还在。

《何以笙箫默》后
最打动人心的
别后重逢之恋
2013年度言情催泪弹

如果我再次走近你，
你还会一如当初那样，
是我的唯一吗？


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下
沉醉
何欢凉

CHENZUI
HEHUANLIANG

纳兰静语 著

NALANJINGYU
WORKS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醉何欢凉:全2册/纳兰静语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6-9709-6

I. ①沉…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3464号

书 名 沉醉何欢凉(上、下)

作 者 纳兰静语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dgdm@sohu.com

特约编辑 李金旺

装帧设计 轩辕喵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38

字 数 53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709-6

定 价 56.80元(全二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沉 醉 何 欢 凉

目录

CONTENTS

楔	子		
Chapter 01	重逢	-----	1
Chapter 02	陌路	-----	5
Chapter 03	辗转	-----	43
Chapter 04	前缘	-----	71
Chapter 05	迷局	-----	110
Chapter 06	无踪	-----	142
Chapter 07	挽回	-----	180
Chapter 08	深爱	-----	214
Chapter 09	旧恨	-----	246
		-----	283

沉 醉 何 欢 凉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0	原来	315
Chapter 11	葬心	353
Chapter 12	重生	386
Chapter 13	相见	408
Chapter 14	距离	425
Chapter 15	心尖	451
Chapter 16	拥抱	480
Chapter 17	终结	541
Chapter 18	不走	567
尾 声	结婚	597



“尊敬的各位旅客，从东京飞往上海的MU272航班将要起飞……”

机场大厅的广播声响起，楚醉一手捏着机票，一手牵着歆歆站在人来人往的大厅一角，许久才抬步往前走，换了登机牌之后走向安检口。

手机忽然叫嚣起来，她脚步一顿，看了一眼那个熟悉得连心都快要滚烫起来的名字，直接按了挂断键。

“妈咪，为什么不跟爹地一起走啊？”歆歆背着她可爱的小背包，一边扭着楚醉的手，一边时不时回头看向身后来来往往的陌生人，“昨晚爹地说要带妈咪和歆歆一起去一个叫什么斯的地方，那里有好多好多的薰衣草呢！”

楚醉没有说话，握着歆歆小手的手渐渐收紧，排队等着过安检。

“妈咪，你心情不好吗？”

“没有。”

“那为什么妈咪早上带歆歆离开的时候，不告诉爹地……”歆歆撅起嘴，“爹地会担心的……”

想到早上醒来时何彦沉因为日本分部的那几个企划案出了些事，便早早去往分部检查，说好下午回来就带着她和歆歆一起去法国，注册结婚。

嫁给何彦沉，曾是楚醉在心中幻想了多年的幸福结局。

这一刻，她究竟等了多久？

她不记得了。

可是一件一件扑朔迷离的事情、一个一个呼之欲出的答案，都在向她一点一点侵袭而来。

比如，邮件里那张不知什么时候被媒体偷拍到继而被封杀掩藏许久的照片，照片上

一个男子从一辆高级黑色迈巴赫里走出来，那车停留的地方正是擎禹在T市分部的公司大楼的正门外，白以康满面笑容地迎上去，四周擎禹的内部工作人员对那人极为恭敬，照片里她看不清那个从车上走下来的穿着黑色西装男人的脸，看不见他的表情。

可单单那一个背影，她就永生不能忘记，一眼就认得出来。

真的太像了……

就算她可以当这张照片不存在，可许竹誉在宴会上分明是话里有话，再加上她亲眼看见的这一切，她怎么能够安心地嫁给他？

尽管有太多的不现实，甚至是无法置信，可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摆在眼前，她没法抗拒。

“妈咪，你怎么了？”过安检的时候，手机依然在一刻不停地响，楚醉刻意忽略，甚至想要去关机。歆歆看出她的怪异，不禁轻轻扯着她的衣角小声地问：“妈咪，你真的不告诉爹地吗？电话是谁打来的呀？是不是爹地？”

“妈咪，咱们就这样偷偷走了，爹地真的会担心的……”

“妈咪，你接电话好不好……”

歆歆一边跟着她过了安检口，走向候机厅，一边可怜兮兮地拽着她的衣袖，“妈咪……”

“妈咪是带你回家看外公和外婆，你爹地会知道的。”楚醉一边走一边安抚她，“歆歆从来都没有见过外公外婆，妈咪今天带你回去看看他们，好不好？”

“外公外婆？”有些陌生的词汇在歆歆的脑海里划过，她闷着脑瓜想了想，才挠挠头，“可是为什么不告诉爹地呀？”

楚醉没再解释，因为眼角的余光瞥见从门外闯进大厅的一道颀长而熟悉的身影，便匆忙拉着孩子低头往里走。

歆歆也眼尖地发现了在门口的人，看见他眸光在大厅里逡巡，顿时兴奋地大叫：“妈咪，是爹地，爹地找到我们啦！妈咪你看！”

“快走！”

“妈咪？那是爹地……”歆歆愕然地抬眼看向楚醉僵白的脸色，“爹地他……”

手机铃声依然喧嚣着，楚醉回头看见何彦沉正脸色铁青地快步走进大厅，一边朝安检口走，一边拿着手机打着她的电话，她的目光陡然落进他冷冽的眼底。

他看见她了！

楚醉一慌，忙拉着歆歆挤进人群里。

“楚醉！”

由远及近的低吼传进耳中，楚醉一狠心，关了手机，拉着歆歆走进候机厅。

歆歆不知道爹地和妈咪是怎么了，回头艰难地看了一眼被几个保安挡在安检口的何彦沉，想了想，忽然挣脱开楚醉的手，转身朝他跑了过去，“爹地——”

“歆歆！”楚醉忙转身要拉住她，奈何她小小的身体灵活得像个小猴子，直接从人群中钻了出去，跑回安检口，隔着围栏对着何彦沉一脸兴奋地喊道：“爹地！爹地！妈咪说要带歆歆回家去看外公和外婆。”

何彦沉脸色顿时一僵，深如寒潭的瞳眸猛然抬起落在正奔跑过来的楚醉脸上。

楚醉脚步滞了滞，深吸了一口气，走过去就要将歆歆抱起来，“快跟我走。”

“不嘛，妈咪！你干吗要把爹地扔在这里，你看爹地好伤心！”歆歆不依地摇晃着小身子，死活不肯被抱走。

“你！”

“为什么？”耳边传来平静的质问，让她如临隆冬，只觉寒风阵阵。

她咬咬唇，用力将歆歆圈在怀里抱起来，转身就想走，却又想了想，顿了顿脚步，才转头看向被保安拦在安检口外边的何彦沉，看着他寒怒乍现的俊颜。

“我想在和你注册结婚之前，回去看一眼我爸妈。”她说。

他沉默地看着她，骤然甩开身旁的保安，不再往前走，仅是习惯性地抿了抿唇，没有说话。

因为，他早已不再是三年前在机场挥拳打伤保安、将她从安检口强拽出去的何彦沉，亦不再是一脸不敢置信又受伤地看着她离去的何彦沉。

“飞机快要起飞了，我先……”见他眸内闪过一抹冷光，楚醉自知理亏，没再解释，便抱着歆歆转身准备离开。

“一路平安。”他在她身后说了一句，声音轻飘飘的。

楚醉愣了一下，回头看向他，却见他安静地站在那里，对着她笑，脸色微白，目光却是许久不见的温润清澈。

有那么一刻，她差一点就抛下行李箱，放下歆歆，转身冲出去扑进他怀里，大声将心里所有的疑问都问出来，然后听他解释，听他说，是她误会了，是她多想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凭空想象的。

然而，飞机将要起飞的广播声阵阵传来，排队的人群往前走，她被动地转回头走了进去。

何彦沉没追进来，一直没有。

直到飞机起飞，缓缓升至万里高空，他也没再出现。

楚醉禁不住回想他在安检口外的那一丝苍白的笑。

他为什么要笑？

是因为她的不辞而别足够伤人？还是，因为她又一次一声不响地离开？

她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楚醉捏着已经关闭的手机，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许久许久。

四个小时后，飞机晚点到了上海浦东机场，她一离开机场就打开手机给何彦沉打电话。她忽然有些怕，想要告诉他，她不是离开，她只是回来看看爸爸妈妈，只是想把自己的疑问弄清楚。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楚醉当晚在上海停留了一夜，整夜打着电话，可何彦沉那边一直是无法接通状态。

她心里有些慌，干脆给商氏日本分部的那几个负责人打电话，可他们的回答是何总早上9点多接到一通电话就匆忙离开了，之后再也没回去过，没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也没有联系到他。

中日时差有一个小时，在日本的9点多，正是她上飞机前的那一个半小时左右。

第二天一早，楚醉坐了7个小时的车赶到C市，途中给何彦沉打电话，那边直接是盲音。

“妈咪，是不是爹地生气了，不接你的电话呀？”歆歆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坐在旁边用一脸“你活该”的表情瞪着楚醉，“谁叫你昨天不接爹地电话的，他肯定生气了。”

“你以为你爹地像你一样臭脾气？”楚醉就算如今已经不懂他，但至少还是了解他的性子，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在他身上发生。

只有女人耍起脾气任性起来才会不接电话，可他这是无法接通，是盲音，不是关机，不是不接电话。

这种忽然失去联系的惶恐一直蔓延在她周身，直到到了C市，她打车朝楚家老宅那边行去。

“小姐，到了。”

出租车司机的声音将楚醉从失神中拉了回来，她一怔，抬头看向车窗外熟悉的街道，忙掏出钱包付了车费，然后拉着歆歆下车。

C市也在北方，天气倒是没有T市那么冷，她一边帮歆歆脱下外套，一边提着行李箱走向熟悉的宅院。

翠绿的松树在风中屹立不倒，十年如一日的青绿，安静地站在道路两旁俯视着周遭

的一切。

楚醉闻着熟悉的味道，走到老宅的大门前，正要按门铃，手却在半空中僵住，赫然看着年代久远的老式铁大门上的一圈圈红锈。

顷刻，她迅速按着门铃，却无人走出来开门。

楚氏老宅是她爷爷留下来的，后来她爸妈一直忙于工作，对房子没什么要求，也就没有再购置别的住处。这老宅虽然年代久远，但装修极好，不比那些现代感极强的别墅差多少。

“妈咪，好像没有人哦……” 歆歆踮着小脚，透过门缝，朝院子里看了看，“妈咪你看，窗子上边都是灰……里边都没有东西哦！”

楚醉赶紧从门缝里看去，院子里杂草丛生，如同一座鬼屋一样。

怎么会这样……

半个小时后，楚醉将行李放在宾馆，本来想让歆歆在宾馆休息，结果她因为在陌生的地方，非要跟着她一起，楚醉只好带着她去往楚氏在C市的公司。

楚氏大厦看起来还是一如当初的辉煌，可看着楼下商业街的萧条与屈指可数的几辆车，楚醉一脸沉默地走了进去。

“这位小姐，请问你……”

一楼大厅的工作人员有一大半都是新人，楚醉刚一进去就被前台小姐拦住。

“我找岳总。”

“抱歉，小姐，岳总最近很忙，暂不见客，如果您是与岳总有生意上的往来，我可以先帮你联系副总。”

“我……” 楚醉顿了顿说道：“好吧，麻烦你帮我联系一下代谦，就说我是楚醉，他如果有时间，一定会见我的。”

“楚醉？” 前台小姐怔了一下，顿时抬眼一脸古怪地看着她，随即匆忙翻着电话，

“好，您稍等一下，楚小姐，我这就帮您联系代副总……”

看样子这些新人就算对她不熟悉，也很可能知道楚董事长的女儿的名字。楚醉无声地看着对方忙碌，安静地坐在一旁等候。

“楚小姐，副总正在开会，稍后就会下来见您。” 没多久，那位前台小姐用一次性纸杯接了些纯净水放到楚醉面前的茶几上。

“谢谢。”

楚醉抬眼，看着四周，楚氏是跨国企业，包揽行业众多，她记得以前公司一楼的人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只有少数几个工作人员和两个保安，楼上的

情况她暂时不知，但是只看着这萧条的景象，也不难想象现在楚氏已经吃紧到了什么地步。

过了大概二十分钟，一道熟悉的高瘦身影从电梯那端走过来，楚醉眯了眯眼，看着朝自己走来的一身浅灰色西装的男人，顿时弯起一丝笑，“小眼镜，你越来越帅了！”

“你怎么忽然回来了？”代谦一脸宠溺的笑容，走上前在她起身时抬手就在她鼻子上轻轻捏了捏，“天气这么冷，怎么穿这么少？走，去我办公室。”

“好。”楚醉忙拿起自己的小包，又小心地抱起窝在沙发上睡着了了的歆歆。代谦这才注意到她身边的小女孩儿，好看的眼睛隔着眼镜片闪出一丝疑问，随即又仔细看了看那小女孩的脸，然后了然地收回目光，帮她拿过包，好让她能双手抱着睡着了的孩子。

进了电梯后，他回眸看着她，“怎么？终于舍得回来了？”

楚醉脸色微变，尴尬地道：“我想回来看我爸妈……”

代谦不再说什么，到了18楼后，引着她进了办公室。

见他的副总办公室里暖气的温度很适中，楚醉才小心地将歆歆放在沙发上，又将自己的外套脱下，盖在她身上，让她乖乖睡觉。

看着那个悉心照顾孩子的情影，代谦眼中的诧异显而易见，“原来任性调皮的姑娘做了母亲，竟温柔了很多。”

楚醉安顿好歆歆，转头去给自己倒了杯水，然后狂喝了好几口。

“慢点喝，又没人跟你抢。”代谦失笑地靠在办公桌边看着她。

“哦，对了。”楚醉又喝了几口，才抬眸问道：“我妈呢？”

“岳总早上还在公司，下午去了医院看董事长。”

楚醉握着杯子的手骤然僵住，垂眸看着杯子里透明的液体，缓声轻问：“我爸爸……身体怎么样？”

“时好时坏，最近可能是公司到了绝境对他打击太大，就算所有人都尽量瞒着他，但他和岳总毕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她的一言一行，总会透露出一点，董事长还是能知道，所以……”代谦蹙了蹙眉，“最近董事长又进了加护病房。”

说着，他忽然看向楚醉低垂的眼眸，“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我怕他见到我，更会气坏身体……”楚醉越说头越低。

代谦一愣，同时转眼看向沙发上正在熟睡中的小女孩儿。

“本来三年多前你去英国留学，我以为你早晚都会回来，结果后来才知道你跟家里断绝了关系。刚开始我还真就什么都不知道，不久前从T市那边看到的新闻才……”他顿

了顿，“才知道你竟然有个女儿。”

楚醉无言地坐到沙发上，捧着杯子不说话。

“怎么忽然想到要回来？”见她如此，代谦没将话题进行下去，而是婉转地换了其他问题。

“我听说楚氏的所有债权都已经落到擎禹手里，有些担心，所以回来看看……”

代谦叹息着点了点头，“没错，现在的楚氏就等于是擎禹旗下的一只船，只要他们想做得更绝一点，随时能将我们弄翻。”

“到底怎么回事？水煮鱼跟我说过一些，但最近许家因为我的事而对楚氏收回援手了是不是？那其他银行呢？其他公司呢？”

“还在努力沟通，本来有几个经过许氏介绍的企业家们打算注资楚氏，但后来的态度又一百八十度转变，要么避而不见，要么推辞拖延，也有直接挑明了告诉我们，是擎禹施压，他们也没有办法。”

楚醉眼皮一跳，“你知不知道擎禹为什么要这么打击楚氏？白以康跟楚氏有过节吗？”

“据我所知，擎禹的那位副总裁跟楚氏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代谦推了推金框眼镜，睨了一眼楚醉，“怎么，你还听说了什么？”

“没什么。”楚醉咬咬唇，“我就是在想，擎禹针对楚氏的手法完全像是一种刻意行为，毕竟即使其他企业多少也受到影响，但只有楚氏被打击得最彻底，擎禹的负责人，或者策划这场针对楚氏事件的主谋究竟是谁？”

代谦沉默了片刻，忽然转身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她，“难得见你这么关心楚氏的事，如果岳总跟董事长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的。”

“这是什么？”接过他递来的文件，楚醉低头翻看了几页，才明白这是几份被驳回的邮件记录。

几家曾经交好的公司不肯注资商氏，驳回的理由皆是擎禹的施压或警告，所有要向楚氏伸出援手的企业都没法继续下去，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楚氏这块肥羊的债权悉数被擎禹掠夺。

“我曾陪同岳总联系过擎禹的白以康，但对方根本不愿见面，口气十分冷淡，一点商量的余地都不留。”

“那现在整个公司上下……”楚醉脸色僵住，“岂不是完全在等死的状态？债权全数在手，只要擎禹的人过来收购，那不就……”

“我们还在尽力想办法。”代谦蹙了蹙眉。

看着他的表情，楚醉也知道他们根本没什么办法，对方不肯出面沟通，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企业不肯伸援手，许氏在暗中的帮助也因为她而被撤回……

楚醉想不通对方怎么会有这么精明厉害的手段，竟然连许氏都不放过，暗中的帮忙也能被他在一场精心巧妙的设计之下使得两家关系僵持，而撤回15%的赞助资金。

“盛华投标的那块地，能解决楚氏的燃眉之急吗？能不能暂时让擎禹停下脚步，别那么快做得太绝，咱们好有时间再想想办法？”陡然想到盛华，楚醉忽然问。

代谦轻笑，“现在楚氏完全属于擎禹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存在与不存在皆在他们的一念之间，盛华的帮忙只不过是逆风而行，让楚氏孤立无援的状态得以缓解，但力气完全是九牛一毛，没有丝毫缓解。”

“不过……”代谦沉吟了片刻，“最近市场上很安静，楚氏曾经几次暗中在市场里销售的各种库存都被阻拦或者退货，但最近几天销售却很顺利，那些阻碍似乎正在缓慢撤回，这两天，岳总稍微缓了一口气，才终于能分神去医院看看董事长。”

楚醉站在窗边往外看，楚氏的新大厦于五年前建成，坐落在C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分AB两座高层办公楼，两楼之间打通的街道大堂构造新颖恢弘，底层段有新品展示与公司历程以及百货公司，18层以上不对外开放，皆属公司员工的办公区。

这处商业地段早已被楚氏纳为旗下，曾经繁华的街道人来人往的都市中心地区，如今竟萧条到如此地步。

“岳总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你现在可以趁她不在，去医院看看董事长。”下班时间一到，代谦拾起外套披在她肩上，“我送你过去。”

楚醉点点头，跟着他乘坐专用电梯到了停车场。歆歆下午时惊醒过一次，被她安抚后送回宾馆。

才刚刚三岁的孩子跟着她四处奔波，楚醉实在不忍心，打开电视让她一边看动画片一边睡，之后才又回到楚氏。

在路上时，她频频看着熟悉的每一条马路、每一座大厦，眼中皆是过往的记忆。

她与何彦沉的七年就是在这座城市，C大坐落于离C市中心不远的地方，她已经三年多没再去过。

在去往医院的路上，车子路过C大附近的小吃街，楚醉回眸看了一眼，有少数几家已经换了招牌换了老板，但还有不少依然是曾经的门牌。看着路口的彩色冰激凌店，脑中浮现出她曾经站在街边拽着何彦沉的手撒娇，让他去买了好几种颜色的冰激凌说都想尝一尝，结果她根本吃不下那么多，他一边帮她吃，一边无奈地看着几只冰激凌在他手上一点点化开……

“小醉，醒醒，到医院了。”

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楚醉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看到医院，才慢慢起身，将身上披着的外套还给代谦，“谢谢，你要是有什么事情就先走，我上去看看我爸，不一定什么时候出来。”

“我陪你去。”

“不用，你不是还有女朋友要陪吗？这样陪我待在医院多不好，万一人家吃醋了怎么办？”楚醉调笑着解开安全带，“我自己去就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她的脾气你也见识过，怎么会吃你的醋。”代谦笑着抬手，习惯性地又捏了捏楚醉的鼻子，“走吧，我送你上去。”

楚醉无奈地吐了吐舌，也只有在这些亲人面前才能偶尔露出孩子的脾气。

代谦是姑妈的儿子，比她大三岁，估计再过不久也该结婚了，他的女朋友楚醉在几年前就已经认识，都是大大咧咧的性子，所以很谈得来。因为代谦是楚氏的副总，在公司里从不以亲戚关系称呼，多年来已经习惯了。

“董事长在住院楼B栋，加护病房外有专人守着，一般人无法靠近，所依他们不认识你，所以不会放你进去。”代谦一边走一边说。

楚醉安静地跟着他，直到走到了父亲的病房外，才透过玻璃窗看见里边正在安睡的身影。

“进去吧。”见她僵站在外边不敢踏足走进，代谦安慰似的拍了拍她的肩，“董事长昨晚又做了一次手术，还在昏睡中，不吵醒他就没事。何况，他若看见你，一定会开心，怎么可能还会生气？毕竟，你是他的亲生女儿。”

楚醉在隔着玻璃看到楚镇的那一刹那就已经红了眼睛，一听代谦这样说，心里更是难过，小心地推开房门，缓步走了进去。

代谦在门外替她将门关上，然后让附近守着的人先去楼下休息，等她离开后再过来。

病房内精密的仪器围绕在楚镇的身体四周，氧气罩遮住他半张清瘦而苍老的脸。楚醉僵在原地，许久，才鼓起勇气一步一步走到病床边坐下，双眼怔怔地看着眼前安静的父亲。

“爸……”她哽咽着伸出手，小心地握住楚镇放在被子上的手，摸到他手上的瘦骨嶙峋，跟三年前她记忆中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中年男人相去甚远，三年的时间，父亲竟仿佛老了十几岁。

是公司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不堪一击了吗？

“对不起，是女儿不孝，没回来看你……”楚醉小心地俯在床边，看着楚镇安静昏睡的脸，“爸，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病房偌大的玻璃窗外，一道白色身影缓步靠近。

楚醉一直盯着楚镇的睡脸，听到病房的门被轻轻打开，有人走进来，也没有动。

直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一脸狐疑地走到病床边，她才转头看向身后带着口罩的男医生，“医生，我爸他现在怎么样？”

“病人病情目前还算稳定，不必担心。”那人沉默了一会儿才说，然后拿起床头柜上护士留下的单子转身便走，似乎不打算多做停留。

楚醉忽然一僵，蓦地转头看向那道白色的身影，“医生。”

背影僵了一下，没回头。

终于发现了异样，楚醉猛然起身快步走了过去，绕到那医生面前，盯着他露在口罩外的眼睛。

那医生似有些尴尬又懊恼地微微偏开头。

“苏医生？”好半天，楚醉才怔怔地开口道：“你是苏医生？”

苏伦无奈，懊恼自己刚刚怎么没看清楚是她在病房，居然就这么撞上了。

不等他开口，楚醉就一针见血地盯着他道：“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在T市吗？你不是Vason先生的私人医生吗？”

“楚小姐，这里是病房，病人还在休息。”苏伦转头看了一眼楚镇，轻声说。

楚醉顿了顿，率先转身走了出去，背影有些颤抖，仿佛那些在心头萦绕的谜团一瞬间明朗了一小半，却仍然含糊不清，只觉得无数的恐惧蔓延在心头。

走出病房后，她等了一会儿，苏医生才慢慢地走了出来。回过身时，他摘下脸上的口罩，温润的双眼淡淡地看着她，“楚小姐，真巧。”

“是啊，确实巧。”楚头忽然冷笑，直盯着他，“苏医生，我想我需要一个解释，这么多的巧合连贯起来，想必你也知道我想问什么。”

“你是Vason先生的私人医生，上次帮助我救治何彦沉实在感谢你，但能否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会忽然在C市，又为什么……巧合地成了我爸爸的专属医师？”她的目光盯着他衣服上的胸牌。

“如果我猜得没错，你是在那次跟何彦沉在房间里谈话许久之后，才到的C市吧？”

“楚小姐是否有点咄咄逼人了？”苏伦轻笑，“我是只是个医生，一边工作，一边做私人医生，应该没什么影响。”

“是吗？”楚醉轻笑，“T市与C市之间有一千五百多公里的距离，坐火车要坐17个小时，你还真是够辛苦的。既然苏医生早早就认识我父亲，还是他的专属医师，应该早知道我是他的女儿，怎么在我家时不说？在海边别墅时不说？是你藏得足够深，还是我楚醉傻得可以？”

蓦地，她将在邮件中打印出的照片从包中拿了出来，照片里在黑色迈巴赫附近有一辆白色法拉利，虽然只照到了车尾，但是从车型还有那能看得清的末尾三个车牌号的数字，她完全知道这辆车就是她曾经见过的那一辆。

乍一看见她手中这张早已经被封杀干净的照片，苏伦眸光微敛，沉默地看向她眼里的质问。

“苏医生，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辆白色法拉利的主人是不是擎禹的二把手，副总裁白以康？那大东家是谁？就是那位从未谋面的Vason先生吗？”她几乎是咬着牙压下胸口的怒火，本来她还在考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可如今苏伦竟然出现在她父亲的医院，这叫她怎么相信苏伦跟擎禹一点关系都没有？

见他仅是看着自己，并不说话，楚醉忽然轻笑，“苏医生，置身事外对你来说已经晚了，我曾看见你被这辆车带走，你不单纯仅仅是个私人医生吧？你来给何彦沉看病，这位二东家至于要亲自载你到晨光小区，又等了几个小时载你离开吗？”

说到这里，她忽然深吸了一口气，忍着钻心的痛质问道：“你是不是一早就认识何彦沉？”

苏伦依然不说话。

楚醉举着照片，双眼笔直地看着他温润安静的眼，“苏医生，麻烦你告诉我，这所有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你跟擎禹有什么关系？你们所有人都跟擎禹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对楚氏、这样对我？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操控我父亲的生死？！”

“楚小姐，请你平静下来。”苏伦看着眼前举着照片对自己嘶吼的女人，心口一阵窒闷。

到底还是纸包不住火，这女人根本就不是容易哄骗的小角色，能让Vason头疼的女人定然不会愚蠢，只是她怎么会知道得这么快？

难道陈嘉隆已经开始下手了？

他又看着楚醉手里的照片，最近没对外联系，主要原因是楚镇的病情不稳，他昨夜才操刀亲自重新给他做了手术，今天早上观察时病情已经稳定了许多，却没想到在这种关口，她会一声不响地出现在医院里。

“好，我平静。”楚醉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慢地吐出。这里是医院，禁止喧哗，